桃溪谷，一滴水的传奇

□ 颜 庆

一滴水的力量有多大？一滴水经年累月滴下来，可以把坚硬的石头击穿。现在，我正行走在巴山大峡谷，看到一滴水的另一番神奇力量。

在我面前，一滴水正在缓慢地滑落，慢得就像时间停止了流动，许久才听到“哒”的一声，给我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。借着手机打出的亮光，我看到细细的水流，在形如倒挂的竹笋一样的石头表面聚集，等到缓缓滴下来，迎接它的是努力向上生长的竹笋一样的石头——钟乳石。一滴水，在一天又一天的时光里，在人们无暇关心的大山洞穴中积蓄着力量，创造出了这个名叫大象洞的喀斯特溶洞。

巴山大峡谷，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境内，是横亘东西方向的莽莽大巴山的一个组成部分。我和朋友在桃花烂漫的春天来到这里探秘，发现这个大峡谷不是特指一条河谷，而是沟壑纵横、溪流交错的一片广阔天地。我们请了一位穿着土家族服饰的小伙儿当向导，决定把行走范围锁定在桃溪谷这一小片山野。

在桃溪谷这片天地里，我发现仅仅一天之内，一滴水居然可以在液态、气态和固态之间神秘转换。水，是一双看不见的手，在桃溪谷抟揉出了叹为观止的风景，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启迪。

大象洞，是一滴水的杰作。和其他地方的溶洞相比，我发现这个洞穴并不是在平行移动中蜿蜒前行，而是进洞后就开始螺旋式下降，向下走深不见底，走到最深处再回头仰望，那个遥不可及又仿佛有光的洞口若隐若现，想象中有四五层楼的高度。洞中的钟乳石形态各异，如金丝猴倒挂、如竹笋林立、如大象负重前行……你有多么丰富的想象，那些含有碳酸钙成分的水滴浇铸出来的钟乳石，就有多少种惟妙惟肖的形态。

大象洞清爽干燥，没有暗河涌动，也没有水帘瀑布。这两天由于北方的冷空气穿过秦岭峡谷、越过大巴山一路南下，洞外气温由二十多摄氏度骤降到几摄氏度，而洞内依然温暖如春。我好不容易才发现一处正在滑落的水滴，缓慢的降落速度及其滴水成石的独特景观，给了我们理解这个溶洞形成原因的鲜明注释。

从大象洞出来，姓曾的向导带我们转过几道弯，走向桃溪谷的鱼泉河。从交谈中得知，向导小曾的老家在广东韶关，大学毕业后辗转了几座城市，在武汉工作时喜欢上了一个美丽的土家族姑娘，追随爱情来到了这片大山里。我问小曾，习惯山里的生活吗？他说一个人要学会改变自己，改变了就有如期而至的美好。就像这眼前的水，可以滴灌出千姿百态的钟乳石，也可以流淌出飘着花瓣的鱼泉河。

我忽然喜欢起这个穿着对襟布褂的年轻人来，一次次迁徙辗转，只是为了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，就像山野的风一样自由。向导小曾的一番话，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现实：“你们一路上留个心，看看这条河的水，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”树有根、水有源，有那么稀罕吗？一路上，我们在山涧里穿行，或过桥，或傍着山路侧身而过，或走栈道。两山夹峙、高耸入云，仰头望去树木遮天蔽日，不时会遇到一线天的光景。水，在这里呈现出来的是她的本来面目，利万物而不争，向低处去而有容乃大。

眼前的这一座桥有些独特，钢化玻璃构造出来的桥面形似一条鱼的形状，取名叫阳鱼桥。驻足观看桥下浅潭里的溪水，水面上有桃花随意飘零，水下有鱼儿游动的身影，光影投射下去，身上仿佛有斑点，这就是桃溪谷的稀有鱼类阳鱼。过了阳鱼桥，沿栈道前行，有訇然的水声不绝于耳。抬头望去，河谷上游乱石密布，河床里已经没有了滔滔水流。这水声来自何方？眼尖的同伴发现，河谷左侧转弯处，在庞大山体的一个洞穴中，有大水奔涌而出，偶尔可见鱼儿跳跃，跌落在河谷的深潭里。向导小曾说：“这就是阳鱼，从神秘山洞中涌出来的鱼。”这是怎样的一种自然奇观啊，泉水奔腾、飞花溅玉，奔涌的水量有水桶一般大小，一年四季都不停歇。那些随着这条暗河游过来的鱼儿，它们来自何方，在密不见光的暗河中游过了多少漫长的路程？

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，我们在暮色中走出河谷，沿着土家族建筑风格的桃溪人家向山上的客栈走去。道路两侧是笔挺的松树，不时可以看到有桃花朵朵绽放。由于气温骤降，我们都抄紧了衣服赶路。汽车左盘右旋，把我们带到了半山腰的云顶客栈。依山而建的客栈，恍如土家族居民的吊脚楼，阳台上可以触摸到松树的枝条，还有海棠的花朵。薄暮中看周围的山势，一山未了一山迎，涌动的云雾慢慢升腾，把山谷都快要填平了。到了掌灯时分，雾气漫到了窗外。这难道是桃溪谷的水，今天下午由鱼翔浅底的液态，蒸腾成水汽跟着我们一路撵到山上来了吗？

我是在山野里的人声喧闹声中醒来的，屋外有尖叫、有欢呼，偶尔还听到“快来看雪呀”的喊声。将信将疑推开窗子，瑟瑟的冷风鱼贯而入，几株斜伸过来的海棠红得耀眼，但见鹅毛般的大雪飘飘洒洒，落在海棠的枝条上、花瓣上，很快又融化了。我揉着眼睛，迅速打开门跑到阳台上看雪，山谷里的风让我打了一个寒噤。这一场春雪来得太好了，这轻盈的雪花应该是桃溪谷的水化身而来的吧？

更远处的山头上，看不见青松翠柏的影子，像是千树万树梨花齐刷刷开放，白茫茫一片。这川东的绿色大山，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川西的皑皑雪山。我拍了“海棠映雪”的视频发布在网上，并写了这样的话：“海棠红似火，大雪纷纷下。2025年3月28日于巴山大峡谷。”没过多久，打开手机看川内几个新媒体大平台，大家都在竞相传播川东达州下雪的喜讯。

下山时，雪仍然在下，雪花飘在我们身上，落在桃树花枝上，也停留在桃溪谷水面那些漂浮的花瓣上。这一趟行程，我们在桃溪谷停留的时间不到二十四个小时，可是我们看到了一滴水多姿多彩的变化：坚韧的钟乳石、神秘的鱼泉、翻腾的云雾，以及眼前这触手可及的春雪。一滴水里有桃花汛期，一滴水里有气象万千。

探访老屋穆湾

□ 陈建中

古籍中记载，“穆”者，和也，美也，敬也，厚也。《诗经·周颂·清庙》“于穆清庙”《尚书·舜典》“四门穆穆”，这里的“穆”，都是美好的意思；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：“穆穆文王，于缉熙敬止。”，毛传曰：“穆穆，美也”，《释训》曰：穆穆，敬也。

老屋穆湾是一个古老的村子，位于武汉市江夏区有名的赏花经济带梁子湖大道旁，距离江夏区政府所在地纸坊街道约二十公里。一到村口，就看见村口矗立着一座高大的门楼，古色古香，雄伟壮观。门楼上方灰黑色的横梁上镶嵌着“老屋穆”三个镏金大字。门楼两边镶嵌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自强不息与时俱进无布衣”，下联是“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有贤才”。门楼背面也有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洪武迁徙五里三甲虎丘地”，下联是“戊戌立楼六合八泰龙云天”，横批是“和穆家风”。根据旁边一块“村情简介”木牌上所载的资料可知，老屋穆湾的始祖系于明初洪武年间从江西迁徙而来，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。

站在村口，放眼四望，房屋错落有致，飞檐斗拱翘角，灰砖青瓦门楼，处处佳木葱茏，绿竹依依。村民的房屋基本上是坐北朝南，纵向排列成较为整齐的四行。村中道路全部为干净整洁的沥青路，其中外围为一条较宽的环形路，围绕湾村一整圈，另有东西向道路三条，南北向道路若干，全部与外围的环形路相交，形成纵横交错、四通八达的网状结构，直达各家各户门口。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筑起雪白的栅栏，栅栏里种满了各种果树和景观树，虽然是隆冬时节，依然是满眼绿意，生机盎然。

路边的老屋穆湾名人文化艺术村十分醒目。据悉，有30多位省内外知名作家、艺术家入驻这里。他们在这里创作、展示、交流诗文、国画、石画、版画、雕刻、书法等作品。转过文化艺术村往东，就是老屋穆湾的正向。最前面一排民房中，大部分是民宿，也有一家名为“和穆民居”的小酒楼。湾子东面和东北方向，是一片水清质好的生态养殖鱼池，是湾子的“垂钓中心”。

湾子北面，是湾子的后头山。后头山的苍松翠竹，在微风的吹拂下，枝叶婆娑，沙沙作响。稍远处，是大片的设施农业园。湾子环形路的两边，每隔二三十米远，就有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，上面都是一些诗人的诗作，环形路成了名副其实的诗歌文化长廊。除了名人文化艺术村、诗歌文化长廊，老屋穆文化建设的另一个突出特色，就是利用村民房屋外墙，打造以法治文化为主，穿插以蓝天白云、田园风光为辅的文化墙，使得整个湾村既充满浓厚的文化气息，又美化了环境。

在湾子出口处，60多岁的村民老穆正坐在墙根下晒太阳。据老穆介绍，以前，老屋穆也和周边大多数村庄一样，非常贫穷，脏乱差现象严重，一下雨连脚都没地方下，年轻人大部分都进城谋生，湾子空心化严重。2014年，通过政府引导、村级组织、村民参与的方式，他们因地制宜，量体裁衣，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工作，对66栋民房、基础设施等进行了全面提档升级。经过两年的努力，这个曾经破败不堪的古村落，变成了现在游客们看到的灰瓦白墙、草绿花红、田园风味十足的美丽乡村。看着老穆脸上兴奋、自豪的表情，再次回望这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小村庄，我心中感慨万千。

择木龙：用诗句抵达

□ 张 亮

普光泉在诗集《择木龙》的序言中说：“择木龙有着一种与自己内心相吻合的情愫，淳朴与自然，毫不掩饰，而所形成的一些文字，仿佛是随手捡拾起来的”。位于攀枝花市盐边县的择木龙生态旅游区，有着攀枝花市最广阔的原始森林。不过，诗人并未执着于书写幽、静、奇、险的原始风情，而是用诗人的心，带给我们一个个为情所绕、为情所困的优美片段。

片段要从那些似有似无的乡愁说起。“这地方的名字，多像我的乳名 / 是母亲随口叫出的”，在择木龙，哪怕是当地一个普普通通的地名，也让诗人想到了在天国慈祥的母亲。诗人在择木龙的反复行走中，早把这里当作了精神家园。诗人身在其中，如同一个对世事充满好奇的孩童。“她说那时她还年轻，还没有从上河嫁下来 / 还喜欢踏雪。那年冬天，大雪封山 / 她站在自家门口看，穿着厚裙 / 斜靠门框，看雪。看那些雪花 / 从高得无法知晓的地方落下来 / 再一点点白开……”，诗歌最终诗句定格在干干净净的画面里，颇有中国画中写意山水的韵味。

《择木龙》的诗句具有强烈的现实感，诗人专注于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写出诗意、理想和人文精神，探讨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问题，并寄托在最习见的事物上。

行走在择木龙，自然要谈山论水，山水映照着人间百态。纳尔所多河里的鱼，没有饲料的投喂，身价翻番，依然供不应求；大青山上的索玛花曾被误以为是罂粟花，十多万亩的花海自此更加有名。“我迷信择木龙的山水 / 有着天生的圣洁与诗情画意 / 到了这里，我不会写诗也会吟了。”诗人没有一味赞美，生活在这方山水中的人同样面临困境，那个放养着二百五十多只羊的李山毛，“他很想放弃这个职业，却又放不下”；那个叫王大虎的烧炭人，“他坐在窑洞旁边的柴块上抽老草烟 / 边抽边想，不打算培养继承人了”……诗人遇见了这些和自己一样“土”的人，巧妙地将困顿的内核融入平淡之中，在行文中始终给人以缓慢而有力的心绪颤动，这正是来自他对真实生活的仔细观察与着力塑造。

恩斯特·卡西尔在《人论》中指出：“认识自我是哲学探求的最高目标。”所有事件的发展都离不开“人”这一主体，离不开自我对世界的认知。同样，诗人除了带着对他者的同情，使得诗句带着温度外，其对自我的审视，也使得诗句有如省悟灵魂之歌。

在诗歌《土质的人》结尾处，诗人直抒胸臆：“我想过了，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 / 能够分离，我的肉身不得不回去 / 我会不动声色地把灵魂留在这里 / 以一片树叶落下的姿势，留下来 / 不让它再回城里去。”诗歌抒情主体“我”出现了，用诗人身份描写了心灵的探寻，引发了择木龙这方土地与自我关系的深刻思考。诗人打开了自我。面对诗集《择木龙》，我们也能在低吟或高歌的过程中感受更多，思考更多。

走进百草坡

□ 贾巴尔且

百草坡自然保护区，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境内，地处云贵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，是盆周边缘立地区与川西南山地立地区分界地段，最高海拔4076.5米，总面积25597.4公顷，湿地面积达800公顷，是金阳河的发源地，为四川省第二大草原。

汽车颠簸于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上，一小时后，我们突然钻进了云雾之中，能见度不到5米，有的云雾一阵浓一阵淡地从身边飘过，有的在低处缭绕，好像流动着的棉花，如梦如幻，让人有置身仙境之感。公路两边是密密麻麻苍茫古树，空气混合着花草香，沁人心脾。不时会看见小动物在林间出没，那一瞬间，让我产生了与大自然对话的奇妙错觉。

走到一个没有树木的地方，眼前公路两边都是大山和石头，这就是金阳县最高的山峰——狮子山。没一会儿，“到了，到了，前面就是我们朝思暮想的地方了。”同事大声地在车里叫喊着。天空像被浆洗过一样纯净高远，让人一仰头就感到自己的渺小，我们深深地呼吸着大地的气息，舒展着疲惫的身心，心里控制不住地大声呼叫起来，“百草坡，我来啦！”

草原上一棵棵高大挺拔的古树矗立在眼前，合抱粗的高大乔木随处可见。有的高达几十米；有的只有黑黑的树干；还有的倒在草原上，腐朽成空壳。怪不得小时候我们老家修建房子，都是带着干粮到百草坡来找长木杆呢。

一层层，一片片，顺着山势蜿蜒覆盖的草原，构成一道道亮丽的风景。苍茫浩渺的草原上一团蓝、一团黄，百花竞放，姹紫嫣红，争奇斗艳。这些花草十分协调地镶嵌在大草原上，把坦荡辽阔的草原装点成了美的世界，花的海洋。山风拂面，花浪翻滚，绿草婆娑，幽香扑鼻。极目远望，草原像张巨大的绿色绒毯。难怪到过百草坡的人都说，百草坡归来不看草。

牧场上用黄油漆刷面，用铁皮当墙，再用铁丝捆绑起的几间房子，格外耀眼，袅袅炊烟徐徐升向天空。望着清澈见底的溪流，水光潋滟，液清如碧。喝着溪中的天然“矿泉水”，啃着自带的干粮，听着这平静而优雅的天籁，心中无比愉悦。草原绮丽的风光像一盅美酒，不知不觉把我灌得如痴如醉。面对此情此景，我才懂得什么叫笔拙词穷。百草坡不仅风光旖旎，这里还有极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。百里草原，百草滋生，百木葱葱、百花争妍，百兽出没，百鸟飞鸣，百溪成河，这样形容百草坡，一点也不夸张。

草原上的条条小溪，潺潺穿流于林间，大小不一的湖泊，星罗棋布，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，波光粼粼，好像一块大镜子。里面有着蓝天、白云的倒影，美不胜收，仿佛另外一个世界。

百草坡的气候就像小孩子的脸，说变就变，刚才还是万里晴空，一会儿就云雾笼罩，倾盆大雨。天公不作美，我们只好在附近走走看看，刚才还生龙活虎的，现在一个个都耷拉着头，就像一个个泄了气的皮球，为美丽的景色被云雾笼罩而遗憾。

我作为地地道道的金阳人，四十来岁才第一次到百草坡。其实很小的时候就想到百草坡，揭开人们所说的百草坡一个个难解的谜和神秘的面纱。由于这里地处金阳最边缘，交通不便，所以大部分金阳人都没有到过百草坡。因此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，各种生态植被、野生动物都保护得很好。或也正是这样的原因，如今的保护区内，生态旅游资源丰富，景观优美，蓝天、白云，辽阔湿地风光，神奇的燕子洞、瀑布和石姑娘山，索玛花走廊，奇山秀景……才得以让今天的我们享受这一份美好。

纪信广场的回响

□ 李雨燕

小时候，奶奶带我去西充走亲戚。我怯生生地藏在奶奶身后，抓住她的衣角，好奇地打量屋里明亮的灯光，那时乡下尚未通电，夏夜里常和兄弟姐妹们满院追寻一闪一闪的萤火之光。亲戚带着我们走过一座人来人往的长桥，我记住了桥上的灯，她们告诉我那叫玉兰花灯。

第二次入西充，是十岁那年。我正在万年山脚下沿着公路漫无目的行走，迎面而来的一辆大汽车上写着“仁和－西充”，我想也没想就跳上车去，司机大概以为我是随行老人的孙女，也就没过问。到了客运站，我随着蜂拥的人潮下车，凭着依稀的记忆寻到了曾经走过的长桥，长桥上依旧人来人往，我站在中央看了好一会儿玉兰花灯，河水在桥下哗哗流淌，青砖瓦房上一群白鸽腾空而起，两岸枝叶极力攀向湛蓝的苍穹。我趴在栏杆上极目远眺，直到腹中肠鸣才缓缓转身走向车站，跳上其中一辆，它上面标识着“西充－青狮”。

这次司机师傅可不糊涂，他向乘客询问是谁把孩子带上车的，没人应声，他再次侧首追问，我赶紧说：“您把我带回去吧，车费问我爷爷要，他一定会给的。”他笑问：“你是哪家孩子？”我报了爷爷姓名，爷爷在镇上开茶馆，场镇里人面熟，师傅便愉快地答应了。

第三次入西充，是我来城里办事。西充比我记忆中大了很多，四面高楼林立。沿着记忆的轨迹探寻，走过熙熙攘攘的好吃桥。我在东门桥上立定，幼时曾眺望过的远方，隔着长长的岁月之河，玉兰花灯的造型似乎依然是旧时模样，然而花灯上的新色到底是不一样了。东门桥商铺一间接着一间，绵延不绝，招揽顾客的音乐传递着当下流行的曲调，东门桥已俨然蜕变成西充最繁盛的商业之地。

经西充中学至圆形转盘时，我并不知晓对面便是西充坐标—安汉广场（纪信广场）。车上遥遥一望，一座特别的浮雕映入眼帘，几匹战马势不可挡地嘶吼飞奔向前，座驾上的男人目光如炬，威风凛凛。那时车窗里的我尚不知命运之舟会如何转向，绝想不到几年后会在此落脚，而且离广场如此之近。后来知道，战马上的男人原来是楚汉时期的英雄—纪信将军。公元202年，他为救其主，舍身成仁，后世为纪念他的忠义品德设县以记，并在其家乡立碑建庙，因此西充安汉广场又名纪信广场。

夏日幽幽，百年黄葛枝叶葳蕤，树下阴凉，一群老者俯坐于此，持一口川话正向孩子们讲述纪信的故事。不远处，另一群人随着音阶律动，翩翩起舞。广场下的莲湖四时明媚，湖边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大小不一的茶坊与酒家。尤其在节假日，市民们携家带口，或漫步广场，或走进酒家品尝美食，或择湖畔一隅而坐，与三五好友，点几杯大碗茶，闲话家常，看春天在小城里如何升发，如何从一点点似有若无到满眼的新绿和希望。

本版责编：农 夫 田 禾